

# 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 内在逻辑和战略构想\*

刘 瑞 郑霖豪 陈哲昂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100872)

内容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新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传承与发展，体现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信心和决心。新质生产力通过经济赋能、安全筑基、创新驱动、重点突破和内生保障，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但同时也面临产业挑战、资源挑战、贸易挑战、技术挑战和数据挑战等现实挑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构想：突破瓶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源节流，健全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体系；以我为主，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范体系；协同攻关，构建适应科技强国的科技创新体系；监管升级，构筑多方协同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经济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4)01-040

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24.01.002

## 一、问题的提出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为破解经济转型转轨的时代难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实践指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根据实践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推动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和革新。

新质生产力是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战略举措，也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抓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享受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巨大红利，但也更加深刻地受到国际局势和国际波动外溢风险的影响。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

收稿日期：2023-12-20

\*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项目编号：23XNH15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瑞（1960—），男，四川成都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宏观调控；郑霖豪（1998—），男，福建泉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陈哲昂（通讯作者）（1999—），男，浙江嘉兴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经济制裁、公共卫生、能源科技等非传统领域的严峻挑战。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求我们重视国家安全,在抵御风险和维护稳定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同时,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具有颠覆性作用的前沿技术不断突破,全球创新格局和竞争格局加速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面临挑战和变革。新质生产力是赢得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因素。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国际竞争的关键环节和焦点领域。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率先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的国家,往往能够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形成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赢得全球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占据优势地位,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和引领度。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也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因此,辨析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在逻辑,探索启发经济工作的战略构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生产力是人们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生产出物质资料以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其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力的水平表现为生产发展的程度。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构建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以科技创新为关键动力,提高社会生产力,他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根植于马克思的经典生产力理论,同时也是对新时期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为破解新时期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新阶段,我国在长期以来的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劳动力和资源成本攀升推动了出口产品成本不断上升,传统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迫切需要从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转型为构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推动传统生产力的“人口红利”转变为新质生产力的“人才红利”,另一方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形势下,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何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安全成为新时代的关键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统筹考虑,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理论概念,为新时期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明了方向。

新质生产力的“新”表明,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为重要指引,代表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质态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代表生产力演化中的一种能级跃迁,科技创新是其根本驱动因素。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新型质态的生产力,代表了旧质、低质生产力向新质、高质生产力的跃迁,具有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交叉属性强的特点,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客观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将不断优化技术、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有助于开辟和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作为根本驱动力。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改进现有的生产方式,还可以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随着科技创新的提质增速以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勃兴融合,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新形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需求,迫切需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质”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向度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追求。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向度。新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模式和要素配置组合都发生了变化,亟需以新质生产力为重要支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通过降低生产要素投入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实现资源环境成本低和经济社会效益好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方面超越了传统生产力,有助于增强

发展动力、改善发展结构、拓展发展内容、优化发展要素,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新质生产力不是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多维度、全方面的发展,是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平衡充分的发展。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逐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是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追求。

### 三、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在逻辑

#### (一)经济赋能:以高质量发展保障经济安全的物质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推动构建经济新安全格局的根本落脚点是高质量发展,只有坚持高质量发展才能确保现代化事业不会错失机遇、不会被打断进程。现阶段,我国发展仍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供给体系质量不高、资源要素投入消耗大、产业基础能力和现代化程度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距离等短板,这容易导致发展中的矛盾进一步累积,直接影响经济安全和抗风险能力。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求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突破“卡脖子”环节、补齐产业“短板”,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这是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赢得全球新一轮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的关键依托。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就是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着力点,充分发挥国内强大的供给能力从而穿透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提升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有助于降低对西方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的依赖,加快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竞争力,预防经济的“脱钩”“断链”危机,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物质前提。

#### (二)安全筑基:以新安全格局营造稳定有利的发展环境

保障经济安全、构建经济新安全格局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前提。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国际竞争优势。当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整体仍然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环节,面临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部分高端技术被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经济政治风险的外溢效应冲击,不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链条的畅通和稳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牢牢握住科技创新之牛耳,推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发展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耦合的新经济,实现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新业态的发展和应用,以自身的技术突破和经济结构调整,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基础设施、战略资源等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全球经贸摩擦持续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或将长期持续。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经济新安全格局为依托,以新质生产力为关键着力点降低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影响,尤其是降低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矿产资源、关键核心技术和贸易的“脱钩”“断链”冲击影响,营造更稳定有利的发展环境,确保国内经济运行稳定有序。

#### (三)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产业自主可控的关键驱动力,也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依托。现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受制于人的巨大潜在安全风险,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也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现有的手段和能力不足以应对国际竞争挑战。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其关键在于以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等前沿科技为突破口,集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带动全国创新网络的形成和演化,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并以关键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以及产业基础能力为依托,推动实现产业自主可控。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只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才能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夯实国家强盛之基,增强应对外部重大风险挑战的抗压能力和反制能力。

#### (四)重点突破: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牵引稳链固链

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是消除国家安全“心腹之患”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突破口。现阶段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上关键领域仍面临关键性技术受制于人、高端制造装备依赖进口、关键环节“卡脖子”瓶颈凸显等问题,在“断链”危机下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运营受到严重干扰,产业链供应链仍面临较大的风险敞口。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其中“关键性”集中体现在重点产业链环节、高端装备制造、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等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基础能力上,“颠覆性”则强调在原创性、前沿性、未知性的领域积淀雄厚的技术储备,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加速形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技术供给。面对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和关键材料上基础薄弱、依赖进口的现状,要求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作为主攻方向,牵引稳链固链。具体而言,以关键性技术撬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增强国内替代供应链的竞争力;以颠覆性技术面向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充分释放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绿色环保等新引擎的强大动能,防止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面临“起步即落后”的窘境。只有发展起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才能从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中赢得发展机遇与战略主动,统筹好安全和发展。

#### (五)内生保障:以数字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合能力

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路径,有助于缩短上下游间的信息距离。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具有渗透性、协同性和外部性的典型特征,有助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全面提升链条竞争力。然而当前的数字化转型趋于“孤岛化”和“碎片化”,导致上下游间缺乏协同,未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实现提质增效、推动转型升级方面的优势。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内涵包含以数字科技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以数字技术的产业化推动数字化新业态的发展,一方面要求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通过数字融合和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实现生产流程优化和降本增效,另一方面也要求利用好数字化的链条传染效应,以可视化、云计算、数字孪生等技术赋能产业链供应链管理,增强全链条的整合能力。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部分“三新”经济有望发展成为撬动下一代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为避免错失发展机遇,必须牢牢把握住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化转型的抓手,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效能。在关键短板领域,更应加强对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资源整合能力,以数字技术牵引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

### 四、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现实挑战

#### (一)产业挑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亟需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在国外严重突发事件下,能较快地适应和恢复正常生产,维持经济建设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由于工业技术积累不足、发展水平落后、产业结构偏向于下游和加工制造业,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国外元器件和中间品。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我国 2022 年货物贸易中集成电路的进口总金额为 10254 亿元,占比达到 15.30%,远远超过了同期原油进口金额。其中以存储器、处理器及控制器等为代表的元器件尤为依赖进口,分别达到集成电路进口金额的 49.2%和 24.3%<sup>①</sup>。元器件技术和工艺的不足,导致我国企业应对“脱钩”“断链”危机的能力受到限制。以华为、中兴通讯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在 2018 年开始的中美贸易争端中,被限制从使用了美国技术和中间品的供应链中获得关键元器件,其正常生产经营受

<sup>①</sup>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到严峻冲击。此外受制于国外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长期不足,我国制造业离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仍有较大差距。发展新质生产力,首要的是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为抓手,形成强大的供给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降低产业对外依赖所引发的经济安全风险。

### (二)资源挑战:关键矿产资源自给程度不高

随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关键矿产资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储量有限、不可替代,在经济增长、经济安全中占据支配作用。伴随新能源、新技术的飞速发展,锂、镍、钴、锰、石墨等矿产资源的需求激增,关键矿产资源储量稀缺、不可再生且分布不平衡,已广泛引起各发达经济体的重视。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也是矿产资源消耗大国,我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关键资源的保障。近年来全球矿产资源政治化和价格金融化的趋势日益凸显,尤其是欧盟推出《关键原材料法案》,美国在 G7 框架内推动建立“矿产金属供应网络”和“关键矿产买方集团”,西方发达经济体收紧了在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管理体系中的控制力。我国虽然有较丰富的稀缺矿产资源储备,但存在结构性对外依存矿种,自给率不高,容易受到资源国及其背后政治集团的地缘博弈影响,维持关键矿产资源的稳定供应面临巨大挑战。2022 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 74.1%,超过了石油(70.2%);石油、天然气、煤炭、铁和铜矿五大关键资源的进口额同比增长 16.0%,进口额达到 4.5 万亿的规模<sup>①</sup>。其他关键原材料上,我国的镍、锂、钴等资源对外依赖度高,需大量进口以支撑新能源产业的运行和发展。关键矿产资源自给程度不高这一资源挑战,是我国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抓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一大掣肘。

### (三)贸易挑战:贸易安全问题变得愈加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2 年外贸进出口规模达到 42.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sup>②</sup>。近年来,美国提出“脱钩”计划,并使用相对温和的“经济去风险”字眼,隐晦地要求其企业降低与我国的贸易份额,这导致我国的贸易安全问题愈加凸显。我国的贸易安全面临三重风险,一是贸易“脱钩”风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去风险化”幌子实施“去中国化”的脱钩行为。根据美国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占美国货物进口总量从 2018 年的 21.2% 下降到 2022 年的 16.5%<sup>③</sup>。此外产业链供应链的短链化、破碎化不仅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构成了巨大威胁,也对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成了巨大挑战。二是贸易规则博弈风险。美国主导规则标准,制定和推出“印太经济框架”“芯片四方联盟”等,以美国的战略利益和价值标准为基准,意图限制我国的生产网络发展。三是贸易通道风险。我国的国际贸易严重依赖海运,尤其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南海(“两峡一海”)的海上运输通道。由于海上航线更易受到突发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一旦海上运输通道被封锁,我国的贸易安全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 (四)技术挑战: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我国面临的技术挑战主要源于关键核心技术,具体包括内外两层逻辑。内部逻辑上,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基础和人才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关键软硬件、关键基础材料等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同时,我国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形成,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专业设置、教材编撰、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等环节仍然较为传统,还不能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相适应。外部逻辑上,近年来美国悍然对我国禁运高科技产品、收紧技术流动,辅之以

①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2022 年中国矿产资源形势回顾与展望[EB/OL]. <https://zrzy.hebei.gov.cn/hebgongk/gkml/kjxx/kjfz/10847567628557893632.html>.

② 中国政府网. 2022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 7.7% 总值突破 40 万亿元创新高[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3/content\\_5736830.htm?eqid=a19e93c00000012b00000004645c8b7b](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3/content_5736830.htm?eqid=a19e93c00000012b00000004645c8b7b).

③ 美国贸易与关税数据网. 2022 年美国一般进口数据统计[EB/OL]. <https://dataweb.usitc.gov/>.

长臂管辖的干预,意图打断我国技术研发的进程。美国加大了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主要集中在通信、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为限制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美国联合盟友,意图通过规则设计“低端锁定”我国产业链。2023 年,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我国的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以贸易规则政治化的手段,打压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 (五)数据挑战:数据安全问题面临严峻态势

数据是数字时代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是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有力拉动了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不仅起到降低信息壁垒、消除信息不对称、压缩知识技术时空距离等作用,也可能导致国家敏感数据和机密信息的泄露,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于数据安全的重视,必须上升到“数据主权”这一高度。伴随着巨量经济数据的产生和更新,我国仍面临严峻的数据安全问题。一方面,数据安全治理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数据管理局协同保障数据安全,但在存储、共享、使用权限等配套的司法解释和标准规范上仍不完善,数字产权仍然需要进一步明晰和规范。另一方面,我国的数据安全面临技术风险。与数据安全相关的关键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新兴技术、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等方面,目前我国在操作系统、数据库以及服务器等关键软硬件方面仍有较高的对外依存度,监管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难以完全满足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和数据安全预警的客观要求。数据安全是网络空间安全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数据安全问题面临严峻态势,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保障经济安全构成挑战。

## 五、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构想

### (一)突破瓶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以新质生产力为支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增强企业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防范和应对能力。第一要突出新质生产力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上的引领效能,尤其聚焦于重点产业链环节、高端装备制造、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等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基础能力,发挥相关领域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加强对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资源整合能力,以新质生产力为依托构建国内替代供应链,助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和安全稳定。第二要推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增长动能,以高质量发展提振内需充分发挥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配套能力的优势,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下游协同耦合、形成共振,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降低成本、抵御外部风险和波动的影响,强化关键行业和重要节点的抗冲击能力。第三要依托数字技术新业态,围绕风险概率、风险敞口、抵抗能力、恢复预期等构建产业链供应链数据库,建立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动态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帮助微观个体间协同配合,增强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第四要以颠覆性技术为突破口,抢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

### (二)开源节流,健全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体系

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为依托健全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体系。从开源角度,围绕能源、稀有矿产等加快布局勘探技术,打通关键矿产资源勘探的技术堵点,保证关键矿产资源的稳定供给;加强关键矿产资源开采、加工、提炼和运输的一体化配套建设,增强对外整合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利用国内丰富的稀缺矿产资源提升对外话语权。从节流角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全面提升战略性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循环利用;抓住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的着力点,加强全国关键矿产资源的存量盘整和增量统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关键矿产资源的最优化分配;立足国内已探明的资源禀赋,积极发展新技术、新路线以开拓新型替代资源,减少对传统矿产资源的依赖;加强资源开采过程中的环境和生态保护,避免资源退化等问题的出现。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破坏关键矿产资源的行为加强监管,把握好战略性、关键性

矿产资源的出口尺度,减少破坏性使用。从海上贸易通道角度,以必要的军事、外交手段相配合,以“一带一路”为脉络加强防务合作,开展灵活的外交策略取得驻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 (三)以我为主,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范体系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以新质生产力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范体系,第一要主动融入、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高水平参与全球创新链,积极利用可获取的基础技术和研发信息以开展“模仿”和“创新”,加强国内技术攻关、塑造更高质量的国内生产网络,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效能。第二要以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支点,利用“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欧班列等加深对外经济合作,围绕新质生产力中关键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颠覆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内涵,吸引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合作,建立互利共赢的高标准区域生产网络,增强贸易网络的普惠性。第三要依托新质生产力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体系,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海外风险的信息平台,构筑好海外利益保护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体系。第四要全面提升国际贸易中的规则话语权和标准影响力,以新质生产力中绿色化、数字化、高端化、智能化的要求为切入点,引导贸易往来中的舆论叙事,加强普惠、透明、绿色的贸易规则标准建设,坚决采取措施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 (四)协同攻关,构建适应科技强国的科技创新体系

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新质生产力最本质的特征是发展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以关键性技术牵引稳链固链,以颠覆性技术引领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第一要培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机制,实现多方资源、多种研究要素的深层次耦合。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往往具有资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特征,应据此加紧完善科技评价体系,突出前沿性、引领性、原创性研究。第二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构建适应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要求的创新体系和创新布局,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助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运行机制的畅通和良性循环。第三要聚焦有较强辐射力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研究,推动其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以科研仪器为例,一方面仪器的研发往往需要多种技术支撑,技术和产品越多,服务于客户的能力越强,如半导体研发设计的仪器多达 130 余种,涵盖光学测量、电学测量、气相色谱仪等。另一方面同一种技术可以应用于多个细分领域,细分领域应用越多,技术研发的收益越大。因此应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研究为驱动力,精准界定创新链条的“链主”和“链长”,以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为抓手,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

### (五)监管升级,构筑多方协同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数据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一种新型基础性战略资源,发展演变历程相对较短,但重要性不容忽视。数据安全既是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生保障。以新质生产力为依托推动监管升级,构筑多方协同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第一是强化技术创新,围绕开发、分享、传输、使用、保存等环节构成的数据要素运动轨迹,不断增强数据监管技术的开发能力和应用能力,降低数据和关键信息的泄露风险。第二是加强数字技术核心软硬件的自主研发,尤其是抓住底层算法、软件架构、操作系统、数据库、算力平台、服务器等关键性数据载体,以及量子加密等颠覆性新兴技术,利用多领域的交叉融合构筑数据安全防线,防止境外机构挖掘数据、收集情报等高风险行为的发生。第三是围绕我国数据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之处,依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践不断细化数据安全治理细则,明晰数字产权,加强数据安全立法和标准规范建设,进一步压缩数据安全的法律真空。第四是充分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构建数据安全预警体系,及时查询并精准定位数据安全可能的风险点,依托居民、企业、监管部门等多方协同,排除数据风险隐患,提升我国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01).

2.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23-09-09(01).
3.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1): 51-58.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6. 蒲清平, 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9(06): 1-11.
7. 金碚.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4): 5-18.
8. 习近平.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J]. 奋斗, 2023(8): 6-11.
9.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10. 鲁保林. 结构性产能过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教学与研究, 2016(12): 33-40.
11. 易丽丽. 着力破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障碍[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12): 87-92.
12. 王霞, 傅元海. 构建自主可控现代制造业体系面临的挑战、路径与对策 [J]. 当代财经, 2023(08): 3-16.
13. 白雪洁, 宋培, 艾阳, 李琳. 中国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J]. 经济学家, 2022(06): 48-57.
14. 张其仔.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02): 80-97.
15. 赵晶, 刘玉洁, 付珂珂, 张勇, 李欣. 大型国企发挥产业链链长职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特高压输电工程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2, 38(05): 221-240.
16. 王滋, 张树满. 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如何系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06): 75-85+107.
17. 胡登峰, 黄紫微, 冯楠, 梁中, 沈鹤.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国产替代路径及机制——科大讯飞智能语音技术纵向案例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2, 38(05): 188-209.
18. 陈晓红, 李杨扬, 宋丽洁, 汪阳洁. 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与研究展望 [J]. 管理世界, 2022, 38(02): 208-224+13-16.
19. 陶锋, 王欣然, 徐扬, 朱盼.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05): 118-136.
20. 袁淳, 肖士盛, 耿春晓, 盛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 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09): 137-155.
21. 赵宸宇, 王文春, 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J]. 财贸经济, 2021, 42(07): 114-129.
22. 杨金玉, 彭秋萍, 葛震霆. 数字化转型的客户传染效应——供应商创新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08): 156-174.
23. 李鹏飞, 杨丹辉, 渠慎宁, 等. 稀有矿产资源的战略性评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07): 44-57.
24. 习近平. 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J]. 实践(思想理论版), 2021(04): 4-10.
25. 杨蓉. 从信息安全、数据安全到算法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网络法律治理[J]. 法学评论, 2021, 39(01).
26. 王家斌.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进路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6(03): 9-19.

## Internal Logic and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suring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LIU Rui ZHEN Lin-hao CHEN Zhe-ang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

**Abstract :**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security pattern, which concerns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sovereignty. The propos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which reflects the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industrial innovation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build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with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o win the initiative of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sures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through economic empowerment, security foundation, innovation-driven, key breakthroughs and endogenous guarantees, but also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industrial challenges, resource challenges, trade challenges,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and data challeng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ensure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and improve the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level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Improve the security system of key mineral resources; Improve the risk prevention system compatible with opening up; Work together to tackle key problems and build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suitable for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Upgrade supervision to build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data security capabilities.

**Keywords :**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conomic Security;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